

战  
云  
飞



## 第一章 法场逃死劫

大碗的酒端在手里。

那汉子圆睁着一双老虎眼，——浓眉、阔口、狮子鼻，那么黑而浓，一根根像是刺猬也似的绕口胡子，生得满脸都是，尽管这样，仍然掩不住横过他前额上的那一道鲜红的刀疤。

“来吧——不喝白不喝——就是做鬼也做个饱死鬼！是不是？”

说着仰起头来，双手托着青瓷大碗，把满满的一碗酒喝了个点滴不剩。

戴在他手腕上的那副手镣，少说有十来斤重，两腕之间连着的那条锁链子，黑黝黝的，那样子就像是条蛇，随着他移动起伏的两只手，不住的发出哗楞楞的响声。

喝下了满满的一海碗白酒，那汉子猛笑一声，双手一抖，把手里的碗，摔了出去。

“叭——”一声脆响！

一只碗摔了个粉碎，碗碴子溅飞得到处都是。

扬着眉毛，这家伙就手把面前的一只烧鸡撕开来，饿狼也似的啃吃着！

——那个人像是有满腹心事似的，只是在一旁静静地打量着他。

瘦弱、斯文、憔悴——

是那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，看上去顶多不超过廿五岁，一身灰布裤褂，个头儿挺高，一头长发，乌云也似的披散下来，蓬松散乱着，总有十来天没有梳理过了。

所谓“观其目而知其心”。

尤其是这个地方，囚禁的十之八九都是杀人越货的滚马大盗，从第一间房里算起，你所看见的人，每一个，都有一点相同之处。

一双布满了血丝的红眼睛。

倒只有这个小伙子是例外！

在他那双含蓄的眸子里，你所能发现的是“忧郁”、“智慧”。

除此之外，就仅仅只有“忏悔”，无比深沉的“忏悔”！

斜倚着身子，伸着腿——亮着他那一身大刑，手镣脚铐全戴着，看上去份量尺码都和那汉子一般的沉重。

牢房里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地上铺着一块红布，布上面，摆设着两盘卤菜，一坛子酒、一只烧鸡、一盘包子。

要在平常，“他”那怕是看上这么一眼，也不禁会为之食欲大动，但是现在，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，他却是一口都吃不下去了。

倒是那个虬髯汉子看得开，照吃照喝，模样儿是一点也不在乎。

他真的不在乎么？

那可不一定！

吃着吃着，两汪子眼泪，可就像缺了堤的河水一样，顺着腮帮子滑了下来。

“他奶奶的……”由地上一下子翻身站起来，身上的锁链子哗啦啦一阵子响。

他把手里吃剩下的半截鸡腿往地上一摔，倏地转过脸来，老虎也似的盯向那个年轻犯人。

“你他娘的是哑巴，还是吓傻了？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”

虬髯汉子咆哮着又道：“真他娘闷死人了……姓方的，老子叫你陪着我喝酒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咆哮着，他身子已旋风般的转到了那个年轻犯人跟前，锁链子“哗啦！”一响，他的一只蒲扇大手，已抓住了年轻犯人背上。

他这里正待运力，把年轻犯人摔出去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倏见后者猛一抬头，锁链子“哗啦！”又是一响。

年轻犯人的手，已搭在了虬髯汉子的手腕子上……

“曹老哥……你还是老实点好！”

单手向下面运力一扯，别瞧那虬髯汉子个头儿高大，居然吃不住年轻人这么一扯之力，“噗通！”一下子坐在地上。

虬髯汉子身子一个咕噜爬起来，正想大肆发作，可是当他接触到年轻犯人的一双瞳子时，禁不住呆了呆。

“我倒是忘了……你小子是真人不露相，功夫比我强多了……”

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咧着那张胡子嘴，他盛气凌人地又吼道：“功夫再强，又有个屁用？还不是跟我一样……到头来难免一死！”

年轻人面上神色略微一变。

那汉子忽地垂下头来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谁也没跟谁说话。

虬髯汉子忽然变得柔和多了，睁着那双赤红的眸子，老像

是沉不着气的样子。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辰时末，巳时不到。”

带着那般落寞的神采，那个年轻犯人抬起头向着扁而窄的铁窗外看了一眼，然后又低下头来。

“这么说……快了？”

“快了……”

虬髯汉子怔了一下，把对方面前的一碗酒捧过来，刚要喝，年轻犯人忽然拉住了他的手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能再喝了！”

“我……？”虬髯汉子呆了一下，眼泪汪汪地道：“兄弟……做个醉死鬼不好么？”

年轻犯人接过了他手里的酒放下来。

“曹老哥……你娘大概快要来看你了，喝醉了还怎么见面说话？你娘会更伤心的……”

虬髯汉子倏地一呆，愣道：“倒也是……娘，我的老娘！她怎么还不来……娘，娘……”

边说他边自大叫起来，一时间声震斗室——他显得那般激动，声泪俱下地叫嚷着，就要由地上爬起来。

年轻人一只手按在他肩上，深沉而冷静地瞧着他——

“老哥……你这是干什么？你静一下好不好？”

虬髯汉子又是一怔，倏地垂下头，声泪俱下地痛哭了起来。

年轻的犯人一句话也不再说，只是瞅着他。

同样的是两个犯人——即将处斩的两个死囚，可是那个年轻人的一切，看起来可比那个虬髯汉子要冷静多了。

“兄弟……你真行！”大个子哽咽着道：“你比哥哥我强多了”

……他娘的，弄种的是我，不是你！”

一面说，那个虬髯汉子用力抹着鼻涕，用袖子擦着脸上的眼泪。

年轻犯人一下下地拍着他的背——

他声音是那么的低沉：“曹老哥，你静下来，时候不多了，咱们说几句话，也不枉生前患难相交一场！”

虬髯汉子点头道：“对……咱们说几句话吧！”

年轻人苦笑了一下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们同处八个月，你到底犯的是什么罪我还不清楚。”

虬髯汉子哑声笑了一下，忽然间，他又恢复了乐观。

“这还用问吗！关在这里的人，那一个身上不是背着十条八条命案的？我不例外，你也不例外！”

年轻人怔了一下，欲言又止，只苦笑着摇了一下头。

那汉子咬着牙，道：“兄弟，你知道吧，开封府马掌柜的那件案子，就是我做的。”

年轻人一惊道：“马家上下一十三口那件案子？”

虬髯汉子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点了一下头。

“哈哈……”他大笑了两声，调侃地道：“一条命抵一十三条算是值得了！我死也不算冤枉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不后悔？”

年轻人目光灼灼盯着他——两个人对看了甚久，那个虬髯汉子终于把瞳子移开向一旁。

“你一定会后悔的……”年轻人叹了一声道：“从前在外面，我听人说，干坏事上法场的人，临死以前真正后悔的人，就赶快许个愿，不图今世也得图来生……你静下来赶快跟阎王爷许上一个愿吧！”

虬髯汉子浓眉一挑道：“真的？……这管用吗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曹兄，你一定要真的忏悔，心要诚才行！”

虬髯汉子想了想，忽然摇摇头，咧着满嘴白牙哑然失笑地道：“我这一辈子坏事干的太多了，还图个鸟来生？阎王老子看着办吧！来生变犬变马，还是个大王八，随他老人家的意吧！”

虽然是笑着，笑得也太凄凉了！

“噫……”他忽然看着那个年轻人道：“弄了半天，你到底是犯的什么罪，我居然还没弄清楚……你杀了几个人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……”年轻犯人苦笑了一下道：“我一个人也没杀！”

“你……”虬髯汉子睁大了眼睛：“这……我不信！”

他忽然一笑道：“得啦……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撇的那门子清呀！兄弟！”

“我说的是真话……打劫是真事，杀人却是冤枉的！”

“冤枉的？”

年轻犯人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其实，六扇门里的人都知道我，无奈上头逼得紧，不得不拉下我顶数儿……不过，话可得说回来，洗劫柳员外那一家子，可有我一份，我只是没有杀人，杀人的是我拜兄和老当家的……”

“原来是这么档子事……”

虬髯汉子叹息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可是凭你这身功夫，可怎么落在这群鹰爪子里？这可真叫人想不通？”

“哈……”年轻人自嘲似的，轻笑了一声。

“柳员外那个儿子伤得不轻……我是回头去给他上药去的，却一时疏忽了，中了暗毒子（暗器）！”

他指了一下后膝盖弯子，又苦笑了一下。

虬髯汉子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这才是好心没好报……比起我来，



你可真是太冤枉了！兄弟！你刚才说的那个当家的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姓桑，桑桐！”

“唉呀……”那汉子猝吃一惊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声音放小了点道：“九翅飞鹰——桑老爷子？”

年轻人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。就是他！”

虬髯汉子顿时面现惊讶，低声道：“桑老爷子的本事可是好样的，江湖上谁不知道，他怎么也不来救你？”

年轻人摇摇头，撩了一下眼皮子苦笑说：“他老人家现在不行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伤了腿了，现在人残废了。”

“啊……？这件事我倒是不知道。”

年轻人把脸埋在双手里，一副痛心的样子。

虬髯汉子这才又触及了眼前的一切，长叹一声，他强自做出一副苦笑道：“兄弟你廿几了？”

年轻人摇摇头，没有答话。

这一刹时，他脑子里像是想到了很多事，却像是什么也没有想——爹娘早在他幼年时候就已经弃世，一丁点儿的时候，就跟着他大舅，东南西北的乱跑生意码头……

他大舅是吃江湖这口饭的，开着一个杂耍园子，小小的年纪，就学会了打斤斗，耍把式。

就在那一天，那是大年初三的一天……

由于雪下得太大，杂耍生意耍不开，大家伙闭困在狭窄的小四合院子里，大舅苦着一张脸，发着闷愁。

好像全园子的人都在发愁，大年下，居然没有一点点喜气，大家伙挤在屋子里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有如对泣的楚囚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大舅带来一个阔老头。

那个人，六十来岁，留着一绺花白胡子，穿着一袭肥大的皮袍子，叨着一根长烟袋。

大舅舅好巴结那个人，那个人留下了一包银子，然后就像挑牲口一样的在一群孩子堆里挑，挑了半天，他就被挑上了。

从此以后，他就跟着那个老头走了。

这个老头，也就是黑道上大大有名的“九翅飞鹰”——桑桐！

这一切，也就注定了他日后的黑道生涯，直到今天落成这般下场。

往事如烟，当真是不堪回首，痛定思痛，痛何如哉？

眼泪在眶子里打着转儿——倒不是怕死，而是死得太不甘心了，不过才廿五岁的年纪，想一想，要是好好振作一番，应该还有所作为。

想什么也都是多余！

他突然由沉迷的思维里警觉过来，接触到同囚房虬髯汉子那张阴沉可怕的脸，一切的现实，也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又回到了眼前。

眼前的现实更可怕！

“人”面临到眼前如此境界，最好的办法，也只有处之泰然，接受这一步劫难的安排！

说得坦白一点，那就是：“认了命”吧！

一行脚步声，惊动了囚房内的两个死囚，也惊动了附近牢房内所有的犯人。

走进来的是一列武装兵弁，每人抱着一口鬼头刀，一进来立刻戒备森严地侍立两边。

紧接着管理本监舍的牢头禁子，带着一个身着皇袍的差人，

以及两个衙门的捕役，直接走了过来。

虬髯汉子一看到这里，登时一惊，睁大了一双眼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时候到啦？”

年轻人苦笑着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虬髯汉子陡地跳起来，锁链子哗啦啦一响，操在了两只手里。

只见他圆睁着一对虎眼，怒声咆哮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时辰还不到，哪个龟孙子敢动老爷一根汗毛，老子就和他拚了！”

他人强体壮，猛张飞似的已够吓人，这声咆哮，不下于当年张飞喝退曹兵的那一声大吼，真有惊天动地的声势！

那名皂衣差人，以及随行的两名捕役、牢头禁子俱都吓得忽然停住不动。

虬髯汉子用力把手上的锁链子击打着铁栅门，发出一阵子叮咣乱响之声！

“哪个不怕死的只管来……”他怒声吼着：“老子反正是死定了，可不在乎多杀上几个人！”

碰见这种事，最叫人头痛了。

那名提刑的差人，顿时脸都吓白了。

所幸他身后两名干捕——“血刀子”李飞、“一条棍”张猛，这两个人，可是老江湖，什么样的人都见过，还能沉得住气。

这时见状，“一条棍”张猛首先跨前几步，怒声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曹虎，你还敢不遵从王法么？”

原来那个虬髯汉子名叫曹虎。

在牢里呆久了，上上下下的人也都混熟了。

李飞、张猛平常没事的时候也常来牢房转转，和几个有名声的犯人多少都套了些交情。

却没有想到曹虎今天凶性大发，真有点“房顶上开门——

六亲不认”的兆头？

听了张猛这几句话，曹虎更加地撒起泼来。

只见他连声地冷笑着，手里的链子撩起来接着，接着又撩起来，哗啦啦连声的响着，衬着他散开来如同刺猬也似的一头乱发虬髯，那副样子可真是吓人极了。

“姓张的，你少跟老子来这一套！”曹虎大叫着道：“王法，王法，他奶奶的老子眼睛里要是有王法，还会有今天？你少拿王法来吓唬人！”

“一条棍”张猛眉毛一挑，怒声大喝，道：“混蛋……”

他那个同伴“血刀子”李飞却把他拉回来。

这个人显然比张猛圆滑多了，当时咳了一声，上前一步拱手道：“得啦！曹大哥，你是见过大场面，花过大钱的人，实在说衙门里上上下下的人，都很佩服你，谁不知道曹大哥你是好样的……”

他挑了一下大拇指，又道：“谁都知道你是这个？是不是，脑瓜子掉了，不过碗大的一个疤拉……”

话声未完，曹虎已大声咆哮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碗大一个疤拉！既然这样，你他娘的怎么不掉？姓李的，别以为你会说话，老子可不会上你的当！”

李飞被骂却也不怒，翻了一下小眼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曹大哥，你这么说可就不漂亮了，咱们兄弟奉令办的是公事，你老哥要是不捧场，这件事可就没办法交差了，不交差这件事能完得了么？是不是？”

“那老子可管不了这么多，反正是老子抱定了主意，说什么也别打算让我离开这间囚房！”

李飞还在嘻皮笑脸地跟他磨菇，“一条棍”张猛可忍不住一下子翻了脸，怒声道：“来呀！给我押出来！”

身后顿时有人应声，闪出了三四名持刀的兵弁。

三四名持刀的兵弁，一齐扑向牢房。

牢头禁子慌忙地上前去开锁。

这当口儿，牢房内的曹虎大吼一声，身子猛地欺向铁栅门前，锁链子一翻，搂头盖脸地直向铁栅外的牢头禁子脸上砸去。

“噗！”的一下子打了个正着！

这一下子还是真不轻，只听见那名牢头嘴里“啊哟！”了一声，身子向后一仰，登时倒地昏死了过去。

各人惊看过去，但只见牢头儿脸上鲜血怒射，敢情是大事不好！

两名兵勇惊慌地把牢头拖了下去。

李飞、张猛一看这种情形，都不禁大怒。

“好小子，你可真是反了！”

嘴里叫着，“血刀子”李飞，已把背后一口“雁翎刀”陡然撒到手上，足下一上步已扑了上去。

同时之间，“一条棍”张猛也由腰间“刷！”的一声，抖出了一条盘龙软棍。

这两个人一左一右，同时扑到了铁栅门外。

那虬髯汉子曹虎那里在乎这两个人，早已蓄势以待，迎着李飞上来的势子，他首先把手里的链子隔着铁栅子打出去，却为李飞一闪身子，“噗！”的一下子，把链子操到了手上。

趁着这个机会，“一条棍”张猛的一条“盘龙软棍”已隔着铁栅子打了进去，只听得“叭！”的一声，沉实有力的打在曹虎背上。

这一棍子当然打得不轻，曹虎双膝一弯，“噗通！”一声摔倒在地。

李飞双手带着锁链子，张猛的那杆“盘龙软棍”可真是毫

不留情，隔着铁栅子暴雨般地挥打下来。

一刹间，曹虎身上头上已着了十几棍子，只打得他鼻青眼肿遍体鳞伤。

曹虎就像杀猪也似的号叫了起来，他身子用力一挣，双手力带之下，李飞身子竟然吃不住劲儿，随着曹虎力带的势子，整个身子“啷当”一声撞击在栅栏杆上面，这一下看来可撞得不轻。

曹虎咆哮着一下子把手链子由李飞手里夺出来，他抡了个转儿，正待用力把这链子朝着李飞头上砸下去。

同时之间“一条棍”张猛的“盘龙软棍”也抡圆了，正向着铁栅内曹虎的头上打过来。

双方的势子几乎是同样的快！

这种情形，即将演变的结果，将是如此——

曹虎的锁链子要是打在了李飞头上，李飞是非死不可。

张猛的盘龙软棍要是打在了曹虎头上，曹虎也必然是非得当场重伤不可。

情势险恶到几乎已经是无法避免的地步！

就在这“千钧一发”之间，猛地囚房里那个姓方的年轻犯人身子向前微微一闪。

这种利落的身手，当真是江湖罕见。

主要是这个小伙子手脚上还拖着那般沉重的一副刑具，却仍然那般从容。

就在他突然递出的手势里，一双手已经操住了张猛力挥而下的棍梢……

同时间，他两手间甩荡而起的锁链“哗啦！”一声，不偏不倚的正好与曹虎所甩出的锁链子缠在一起。

如此一来，两般凶猛的势子，俱都化为乌有。

曹虎大声咆哮着道：“好小子……你也帮着他们来整我，老子就跟你拚了！”

嘴里叫着，他陡地跳起来，一头向着姓方的同囚犯人身上撞了过来。

年轻犯人“哗啦！”一声，带过手来，两只手掌向外一推，已按着他撞来的头。

曹虎涨红了脸，蛮牛也似的向前面力抵着，可是在姓方的年轻犯人双手推按之下，任凭他施展全身之力，却休想向前推进分毫。

这时候囚房门已打开，李飞与张猛率领着两个持刀兵弁一涌而入。

姓方的年轻犯人双掌一震之下，曹虎身子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“噗通！”一声坐倒地上。

“血刀子”李飞一步赶上去，倏地把一口刀架在了曹虎脖子上，怒声吼叫道：“你敢再动？”

曹虎登时愣住不动，却把一双眸子盯向那姓方的年轻犯人，长叹一声，闭目不言。

姓方的年轻犯人苦笑道：“曹老大，兄弟陪着你一块，咱们一同到阴曹地府去走一趟，认了命吧！”

说完拱手向着当前的“一条棍”张猛道：“张爷，咱们走吧！”

张猛冷冷一笑道：“方兄弟，你这才叫够漂亮。放心，这一路上哥哥我绝不为难你。姓曹的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可是他自讨苦吃……”

说到这里回身向外招呼道：“多来两个人，给我架出去！”

曹虎倏地睁开眼睛道：“用不着这么费事，老子自己会走！”

说着倏地站了起来，李飞的刀仍然架在他的脖子上，见状向前推了推，锋利的刀刃已经触及他的皮肤，姓曹的要是胆敢

有什么异动，李飞的刀只需向外一推，可就省了刽子手的事了。

曹虎怒目瞪着他，却也不敢出声。

这时候牢房外的那名差人，才打开了手里的一纸公文，高声道：“处斩大盗曹虎，方天星二名，立押刑场，午时行刑，不得延误！此令！开封府正堂×××！”

这名差人草草念完，向后退一步，挥挥袖子道：“押下去！”

李飞会同三名持刀的官兵，连推带拉地当先把曹虎推出牢房。

“一条棍”张猛含笑向那个叫方天星的年轻犯人拱手道：“方老弟辛苦……”

方天星长叹一声，跨出牢房。

却见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婆婆，正自通道飞也似的跑了过来，正是曹虎的寡母刘氏！

母子乍一见面，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叫声。

别看刚才曹虎对付一千衙差是那等蛮横，此刻在他母亲面前，却像是羔羊一般的柔顺，只见他扑跪在母亲的膝前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娘……娘……虎子不孝，虎子可要离开你老人家去了……娘……娘……娘啊……”

老太太哪里当受得住这般折腾？只听了一声“儿啊……”

一双小脚蹬蹭了几下，登时昏死了过去。

曹虎见状更加悲痛地大号起来，一面用力地用头撞地。

“娘，娘啊……儿子就撞死在你老人家跟前了吧……娘……”

老太太三魂幽幽地醒了过来，咳了一口浊痰，只见她挣扎着坐起身子来，母子紧紧地拥着，泣成一团。

这番情景，即令是铁石心肠之人，亦不禁为之动容！



“血刀子”李飞与“一条棍”张猛看到这里也都忍不住落下泪来，四周围那些持刀的兵卒，以及牢房里的其他犯人，更不禁发出了一阵抽搐悲泣之声。

曹虎的哭响声，真有冲天揭地之势！

哭着哭着，那位老太太刘氏，可就由不住第二次昏死了过去。

负责提刑的那名差人，生怕闹出人命来，急忙下令把刘氏搀扶出去，吩咐把犯人押赴刑场，五六个人硬架着曹虎才得离开了牢房。

曹虎在前，方天星在后，二人在暗牢里关久了，早已不见天光，猝然为白昼的天光一照，都有昏天黑地之感，身子都由不住一阵子踉跄。

偶然吹来的一阵子风，其间夹带着一些细小的雨星子，更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冷飕飕感觉。

时令，已是入秋的季节，当谓之“秋斩”。

冷飕飕的秋风继续飘刮着。

法场上的两名犯人——曹虎、方天星，早已褪了上衣，五花大绑地跪伏在地上，两根亡命旗招子，插在背上，随着秋风的咆哮，不住地抖着。

隔着十丈以外，用麻绳拴着一个圈子，上千的百姓，熙攘拥挤在绳圈外面。

“杀人”这种事，尽管是触目惊心，很多人仍然是乐此不疲，只要哪里一贴出处斩的告示，准保这个地方有客满之患。

时辰是越来越接近了。

只是当中搭的那个监斩棚子下还空着，监斩官还没有来，两列负责警戒法场的兵勇，端正地捧着刀，那张脸与他们手里捧